

吳承恩著

西遊記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七二年·北京

第六十七回

拯救駝羅禪性穩 脫離穢污道心清

話說三藏四众，躲離了小西天，欣然上路。行經個月程途，正是春深花放之時，見了几处園林皆綠暗，一番風雨又黃昏。三藏勒馬道：『徒弟啊，天色晚矣，往那條路上求宿去？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放心。若是沒有借宿處，我三人都有些本事，叫八戒砍草，沙和尚拔松，老孫會做木匠，就在那路上搭个蓬庵，好道也住得年把。你忙怎的！』八戒道：『哥呀，这个所在，豈是住場！滿山多虎豹狼虫，遍地有魑魅魍魎。白日里尚且難行，黑夜里怎生敢宿？』行者道：『呆子！越發不長進了！不是老孫海口，只这条棒子，搯在手里，就是塌下天來，也撐得住！』

师徒們正然講論，忽見一座山庄不遠。行者道：『好了！有宿處了！』長老問：『在何處？』行者指道：『那樹丛里不是个人家？我們去借宿一宵，明早走路。』長老欣然促馬，至庄門外下馬。只見那柴扉緊閉。長老敲門道：『開門，開門。』里面有一老者，手拖藜杖，足踏蒲鞋，頭頂烏巾，身穿素服，開了門，便問：『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？』三藏合掌當胸，躬身施禮道：『老施主，貧僧乃东土差往西天取經者。适到貴地，天晚，特造尊府借宿一宵。万望方便方便。』老者道：『和尚，

你要西行，却是去不得啊。此处乃小西天。若到大西天，路途甚远。且休道前去艰难，只这个地方，已此难过。『三藏問：『怎么难过？』老者用手指道：『我这庄村西去三十余里，有一条稀柿衢，山名七絕。』三藏道：『何为「七絕」？』老者道：『这山徑过有八百里，滿山尽是柿果。』古云：「柿树有七絕：一，益寿；二，多阴；三，无鳥巢；四，无虫；五，霜叶可玩；六，嘉实；七，枝叶肥大。」故名七絕山。我这敝处地闊人稀，那深山亘古无人走到。每年家熟烂柿子落在路上，将一条夹石衢，尽皆填滿；又被雨露雪霜，經霉过夏，作成一路汚秽。这方人家，俗呼为稀屎衢。但刮西风，有一股秽气，就是淘东園（一）也不是这般恶臭。如今正值春深，东南风大作，所以还不聞見也。』三藏心中煩悶不言。

行者忍不住，高叫道：『你这老儿甚不通！我等远夜投宿，你就說出这許多話來說人！十分你家窄逼沒处睡，我等在此树下蹲一蹲，也就过了此宵，何故这般絮聒？』那老者見了他相貌丑陋，便也擰住口，惊囁囁（二）的，硬着胆，喝了一声，用藜杖指定道：『你这厮，骨體臉，磕額头，塌鼻子，凹頰腮，毛眼毛睛，癆病鬼，不知高低，尖着个嘴，敢来冲撞我老人家！』行者陪笑道：『老官儿，你原来有眼无珠，不識我这癆病鬼哩！相法云：「形容古怪，石中有美玉之藏。」你若以言貌取人，干淨差了。我虽丑便丑，却倒有些手段。』老者道：『你是那方人氏？姓甚名誰？有何手段？』行者笑道：『我

祖居东胜大神洲，花果山前自幼修。自拜灵台方寸祖，学成武艺甚全周。也能搅海降龙母，善会担山赶日头，缚怪擒魔称第一，移星换斗鬼神愁。偷天转地英名大，我是变化无穷美石猴！』

老者闻言，回嗔作喜。躬着身，便教：『请！请入寒舍安置。』遂此，四众牵马挑担，一齐进去。只见那荆针棘刺，铺设两边，二层门是礮石垒的墙壁，又是荆棘苦盖，入里才是三间瓦房。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，又叫办饭。少顷，移过桌子，摆着许多面筋、豆腐、芋苗、蘿白、辣芥、蔓菁、香稻米饭，醋烧羹汤，师徒们尽饱一餐。吃毕，八戒扯过行者，背云：『师兄，这老儿始初不肯留宿，今返设此盛斋，何也？』行者道：『这个能值多少钱！到明日，还要他十果十菜的送我们哩！』八戒道：『不差！凭你那几句大话，哄他一顿饭吃了，明日却要跑路，他又管待送你怎的？』行者道：『不要忙，我自有个处治。』

不多时，渐渐黄昏，老者又叫掌灯。行者躬身问道：『公公高姓？』老者道：『姓李。』行者道：『贵地想就是李家庄了？』老者道：『不是，这里唤做陀罗庄，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。别姓俱多，

〔一〕 东园（＜一＞）——園是厕所。以前房屋建筑，厕所多半在屋子东角，故称东园。
〔二〕 惊曝（イ×ウ）曝——就心，駭怕，不敢动弹的样子。

惟我姓李。』行者道：『李施主，府上有何善意，賜我等盛齋？』那老者起身道：『才聞得你說會拿妖怪，我这里却有个妖怪，累你替我們拿拿，自有重謝。』行者就朝上唱个喏道：『承照顧了！』八戒道：『你看他惹禍！聽見說拿妖怪，就是他外公也不這般亲热，預先就唱个喏！』行者道：『賢弟，你不知。我唱个喏就是下了个定錢，他再不去請別人了。』

三藏聞道：『这猴儿凡事便要自专。倘或那妖精神通广大，你拿他不住，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誑語么？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莫怪，等我再問了看。』那老者道：『還問甚？』行者道：『你这貴处，地势清平，又許多人家居住，更不是偏僻之方，有甚么妖精，敢上你这高門大戶？』老者道：『實不瞞你說。我这里久矣康宁。只这三年六月間，忽然一陣风起，那时人家甚忙，打麦的在場上，插秧的在田里，俱着了忙，只說是天变了。誰知風过处，有个妖精，将人家牧放的牛馬吃了，猪羊吃了，見鸡鵝囑圖咽，遇男女夾活吞。自从那次，这二年常来伤害。长人啊，你若果有手段，拿了妖怪，扫淨此土，我等决然重謝，不敢輕慢。』行者道：『这个却是难拿。』八戒道：『真是难拿，难拿！我們乃行脚僧，借宿一宵，明日走路，拿甚么妖精！』老者道：『你原来是騙飯吃的和尚！初見时夸口弄舌，說会換斗移星，降妖縛怪，及說起此事，就推却难拿！』

行者道：『老儿，妖精好拿，只是你这方人家不齐心，所以难拿。』老者道：『怎見得人心不齐？』行者道：『妖精攪扰了三年，也不知伤害了多少生灵。我想着每家只出銀一两，五百家可

湊五百兩銀子，不拘到那里，也尋一個法官把妖拿了，却怎么就甘受他三年磨折？」老者道：「若論說使錢，好道也差殺人！我們那家不花費三五兩銀子！前年曾訪着山南里有个和尚，請他到此拿妖，未曾得胜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和尚怎的拿来？」老者道：

『那个僧伽，披領袈裟，先談孔雀，后念法華。香焚炉內，手把鈴拿。正然念处，惊动妖邪。风生云起，徑至庄家。僧和怪斗，其实堪夸：一递一拳搗，一递一把抓。和尚还相应，相应没头发。須臾妖怪胜，徑直返烟霞。原来晒干疤。我等近前看，光头打的似个烂西瓜！』

行者笑道：「这等說，吃了亏也。」老者道：「他只拚得一命，还是我們吃亏；与他买棺木殯葬，又把些銀子与他徒弟。那徒弟心还不歇，至今还要告状，不得干淨！」

行者道：「可會再請甚么人拿他？」老者道：「旧年又請了一个道士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道士怎么拿他？」老者道：「那道士：

头戴金冠，身穿法衣。令牌敲响，符水施为。驅神使将，拘到妖魑。狂风滾滾，黑雾迷迷。卽与道士，两个相持。斗到天晚，怪返云霓。乾坤清朗朗，我等众人齐。出来寻道士，淹死在山溪。捞得上来大家看，却如一个落湯鸡！」

行者笑道：「这等說，也吃亏了。」老者道：「他也只舍得一命，我們又使數萬數錢根（〇）。」行者道：

『不打緊，不打緊，等我替你拿他來。』老者道：『你若果有手段，拿得他，我請幾個本庄長者与你写个文书；若得胜，凭你要多少銀子相謝，半分不少；如若有亏，切莫和我等放賴，各听天命。』行者笑道：『这老儿被人賴怕了。我等不是那样人。快請長者去。』

那老者滿心欢喜，即命家僮，請几个左邻、右舍、表弟、姨兄、亲家、朋友，共有八九位老者，都來相見。会了唐僧，言及拿妖一事，无不欣然。众老問：『是那一位高徒去拿？』行者叉手道：『是我小和尚。』众老悚然道：『不济！不济！那妖精神通广大，身体狼狽。你这个長老，瘦瘦小小，還不覈他填牙齒縫哩！』行者笑道：『老官兒，你估不出人來。我小自小，結實，都是「吃了磨刀水的，秀氣在內」哩！』众老見說，只得依從道：『長老，拿住妖精，你要多少謝禮？』行者道：『何必說要甚么謝禮！俗語云：「說金子幌眼，說銀子傻白，說銅錢腥氣！」我等乃積德的和尚，決不要錢。』众老道：『既如此說，都是受戒的高僧。既不要錢，豈有空勞之理！我等各家俱以魚田為活。若果降了妖孽，淨了地方，我等每家送你兩亩良田，共湊一千亩，坐落一处，你师徒們在上起蓋寺院，打坐參禪，強似方上云游。』行者又笑道：『越不停當！但說要了田，就要養馬当差，納糧办草，黃昏不得睡，五鼓不得眠。好倒弄杀人也！』众老道：『諸般不要，却將何謝？』行者道：『我出家人，但只是一茶一飯，便是謝了。』众老喜道：『这个容易。但不知你怎么拿他。』行者道：『他但來，我就拿住他。』众老道：『那妖大着哩！上拄天，下拄地，來時風，去時霧。你却怎

生近得他？』行者笑道：『若論呼風駕霧的妖精，我把他当孙子罢了；若說身体長大，有那手段打他！』

正讲处，只听得呼呼风响，慌得那八九个老者，战战兢兢道：『这和尙盐醬口(三)！說妖精，妖精就来了！』那老李开了腰門，把几个亲戚，連唐僧，都叫：『进来！进来！妖怪来了！』說得那八戒也要进去，沙僧也要进去。行者两只手扯住两个道：『你們忒不循理！出家人，怎么不分内外！站住！不要走！跟我去天井里，看看是个甚么妖精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啊，他們都是經過帳的，风响便是妖来。他都去躲，我們又不与他有亲，又不相識，又不是交契故人，看他做甚？』原来行者力量大，不容說，一把拉在天井里站下。那陣风越发大了。好风：

倒树摧林狼虎忧，播江攪海鬼神愁。掀翻华岳三峰石，提起乾坤四部洲。
村舍人家皆閉戶，滿庄儿女尽藏头。黑云漠漠遮星汉，灯火无光遍地幽。

慌得那八戒战战兢兢，伏之于地，把嘴拱开土，埋在地下，却如釘了釘一般。沙僧蒙着头臉，眼

(一) 悶數錢粮——不必花的錢。

(二) 盐醬口——指說不吉利的話有应驗。

也难睜。

行者聞風認怪，一霎時，風頭過處，只見那半空中隱隱的兩盞燈來，卽低頭叫道：『兄弟們！風過了！起來看！』那呆子扯出嘴來，抖抖灰土，仰着臉，朝天一望，見有兩盞燈光，忽失声笑道：『好耍子！好耍子！原來是个有行止的妖精！該和他做朋友！』沙僧道：『這般黑夜，又不曾覷面相逢，怎么就知好歹？』八戒道：『古人云：「夜行以燭，无燭則止。」你看他打一对燈籠引路，必定是个好的。』沙僧道：『你錯看了。那不是一对燈籠，是妖精的兩只眼亮。』那呆子就說矮了三寸，道：『爷爷呀！眼有這般大啊，不知口有多少大哩！』行者道：『賢弟莫怕。你兩個护持着師父，待老孫上去討他个口气，看他是甚妖精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不要供出我們來。』

好行者，纵身打个唵哨，跳到空中。執鉄棒，厉声高叫道：『慢來！慢來！有吾在此！』那怪見了，挺住身軀，將一根长枪乱舞。行者執了棍勢，問道：『你是那方妖怪？何處精灵？』那怪更不答应，只是舞槍。行者又問，又不答，只是舞槍。行者暗笑道：『好是耳聾口啞！不要走！看棍！』那怪更不怕，乱舞槍遮拦。在那半空中，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到三更时分，未見胜敗。八戒、沙僧，在李家天井里，看得明白。原來那怪只是舞槍遮架，更无半分儿攻杀。行者一條棒，不离那怪的头上。八戒笑道：『沙僧，你在这里护持，让老猪去帮打帮打，莫教那猴子独干这功，領頭一鍾酒。』

好呆子，就跳起云头，赶上就筑。那怪物又使一条枪抵住。两条枪，就如飞蛇掣电。八戒夸奖道：『这妖精好枪法！不是「山后枪」，乃是「缠丝枪」，也不是「马家枪」，却叫做个「软柄枪」！』行者道：『呆子莫胡说！那里有个甚么「软柄枪」！』八戒道：『你看他使出枪尖来架住我们，不见枪柄，不知收在何处。』行者道：『或者是个「软柄枪」，但这怪物还不会说话，想是还未归人道，阴气还重。只怕天明时阳气胜，他必要走。但走时，一定赶上，不可放他。』八戒道：『正是！正是！』

又斗多时，不觉东方发白。那怪不敢恋战，回头就走。行者与八戒，一齐赶来，忽听得污秽之气逼人，乃是七绝山稀柿衕也。八戒道：『是那家淘毛厕哩！喂！臭气难闻！』行者侮着鼻子，只叫：『快赶妖精！快赶妖精！』那怪物攛过山去，现了本象，乃是一条红鳞大蟒。你看他：眼射晓星，鼻喷朝雾。密密牙排钢剑，弯弯爪曲金钩。头戴一条肉角，好便似千千块珊瑚攒成，身披一派红鳞，却就如万万片胭脂砌就。盘地只疑为锦被，飞空错认作虹霓。歇卧处有腥气冲天，行动时有赤云罩体。大不大，两边人不見东西；长不长，一座山跨占南北。

八戒道：『原来是这般一个长蛇！若要吃人啊，一顿也得五百个，还不饱足！』行者道：『那软柄枪乃是两条信棒。我们赶他散了，从后打出去！』这八戒纵身赶上，将耙便筑。那怪物一头钻

进窟里，还有七八尺长尾巴露在外边。八戒放下钯，一把搵住道：『着手！着手！』尽力气往外乱扯，莫想扯得动一毫。行者笑道：『呆子！放他进去，自有处置，不要这等倒扯蛇。』八戒真个撒了手，那怪缩进去了。八戒怨道：『才不放手时，半截子已是我们的了！是这般缩了，却怎么得他出来？这不是叫做没蛇弄了？』行者道：『这厮身体狼狽，窟穴窄小，断然转身不得，一定是个照直撞的，定有个后门出头。你快去后门外拦住，等我在前门外打。』

那呆子真个一溜烟，跑过山去。果见有个孔窟，他就扎定脚。还不曾站稳，不期行者在前门外使棍子往里一搗，那怪物护疼，径往后门撞出。八戒未曾防备，被他一尾巴打了一跌，莫能掙挫得起，睡在地下忍疼。行者见窟中无物，擎着棒，跑过来叫赶妖怪。那八戒听得吆喝，自己害羞，忍着疼，爬起来，使钯乱扑。行者见了，笑道：『妖怪走了，你还扑甚的了？』八戒道：『老猪在此「打草惊蛇」哩！』行者道：『活呆子！快赶上！』

二人赶过涧去，见那怪盘做一团，竖起头来，张开巨口，要吞八戒。八戒慌得往后便走。这行者反迎上前，被他一口吞之。八戒捶胸跌脚，大叫道：『哥耶！倾了你耶！』行者在妖精肚里，支着铁棒道：『八戒莫愁，我叫他搭个桥儿你看！』那怪物躬起腰来，就似一道路东虹。八戒道：『虽是象桥，只是没人敢走。』行者道：『我再叫他变做个船儿你看！』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。那怪物肚皮贴地，翘起头来，就似一只贛保船。八戒道：『虽是象船，只是没有桅篷，不好使风。』

行者道：『你让开路，等我叫他使个风你看。』又在里面尽着力把铁棒从脊背上掬将出去，约有五七丈长，就似一根桅杆。那厮忍疼拚命，往前一攢，比使风更快，攢回旧路，下了山，有二十余里，却才倒在尘埃，动荡不得，嗚呼哀矣。八戒随后赶上来，又举钯乱筑。行者把那物穿了一个大洞，钻将出来道：『呆子！他死也死了，你还筑他怎的？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？』遂此收了兵器，抓着尾巴，倒拉将来。

却說那駝罗庄上李老儿与众等，对唐僧道：『你那两个徒弟，一夜不回，断然倾了命也。』三藏道：『决不妨事。我們出去看看。』須臾間，只見行者与八戒拖着一條大蟒，吆吆喝喝前来，众人却才欢喜。满庄上老幼男女，都来跪拜道：『爷爷！正是这个妖精，在此伤人！今幸老爷施法，斬怪除邪，我輩庶各得安生也！』众家都是感激，东請西邀，各各酬謝。师徒們被留住五七日，苦辞无奈，方肯放行。又各家見他不要錢物，都办些干粮果品，騎驢压馬，花紅彩旗，尽来餞行。此处五百人家，到有七八百个人相送。

一路上喜喜欢欢。不时到了七絕山稀柿衕口，三藏聞得那般惡秽，又見路道填塞，道：『悟空，似此怎生过得？』行者侮着鼻子道：『这个却难也。』三藏見行者說难，便就眼中垂泪。李老儿与众上前道：『老爷勿得心焦。我等送到此处，都已約定意思了。令高徒与我們降了妖精，除

了庄一禍害，我們各办虔心，另开一条好路，送老爷过去。』行者笑道：『你这老儿，俱言之欠当。你初然說这山徑过有八百里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，那里会开山凿路！若要我师父过去，还得我們着力，你們都成不得。』三藏下馬，道：『悟空，怎生着力么？』行者笑道：『眼下就要过山，却也是难，若說再开条路，却又难也。須是还从旧衡衡过去。只恐无人管飯。』李老儿道：『長老說那里話！凭你四位担擱多少时，我等俱养得起，怎么說无人管飯？』行者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你們去办得两石米的干飯，再做些蒸餅饅饅来。等我那长嘴和尚吃饱了，变了大猪，拱开旧路，我师父騎在馬上，我等扶持着，管情过去了。』

八戒聞言，道：『哥哥，你們都要图个干净，怎么独教老猪出臭？』三藏道：『悟能，你果有本事拱开衡衡，領我过山，注你这场头功。』八戒笑道：『师父在上，列位施主們都在此，休笑話。我老猪本来有三十六般变化。若說变輕巧华丽飞騰之物，委实不能；若說变山，变树，变石块，变土墩，变賴象、科猪、水牛、駱駝，真个全会。只是身体变得大，肚腸越发大。須是吃得飽了，才好干事。』众人道：『有东西！有东西！我們都帶得有干粮、果品、燒餅、饅饅在此。原要开山相送的。且都拿出来，凭你受用。待变化了，行动之时，我們再着人回去做飯送来。』八戒满心欢喜，脫了皂直裰，丟了九齿鉞，对众道：『休笑話，看老猪干这场臭功。』

好呆子，捻着訣，搖身一变，果然变做一个大猪。真个是：

嘴长毛短半脂臘，自幼山中食药苗。黑面环睛如日月，圓头大耳似芭蕉。

修成堅骨同天寿，煉就粗皮比鉄牢。鼪鼪鼻音呱咕（二）叫，喳喳喉响噴噴（三）。

白蹄四只高千尺，劍鬣長身百丈饒。从見人間肥豕斃，未觀今日老猪獃。

唐僧等众齐称贊，羨美天蓬法力高。

孙行者見八戒变得如此，卽命那些相送人等，快将干粮等物推攢一处，叫八戒受用。那呆子不分生熟，一湧食之，却上前拱路。行者叫沙僧脫了脚，好生挑担，請師父穩坐雕鞍。他也脫了韁鞋，吩咐众人回去：『若有情，快早送些飯来与我师弟接力。』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隨行，多一半有驢馬的，飞星回庄做飯，还有三百人步行的，立于山下遙望他行。原来此庄至山，有三十余里，待回取飯来，又三十余里，往回担攔，約有百里之遙，他师徒們已此去得远了。众人不舍，催趲驢馬，进衙衙，連夜趕至，次日方才赶上。叫道：『取經的老爷，慢行！慢行！我等送飯来也！』長老聞言，謝之不尽，道：『真是善信之人！』叫八戒住了，再吃些飯食壯神。那呆子拱了两日，正在飢餓之际。那許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飯食。他也不論米飯、面飯，收积来一湧用之。

（一）呱咕——猪叫的声音。

（二）呱（一）嗒（一）——兽喘息的声音。

飽餐一頓，却又上前拱路。三藏与行者、沙僧謝了众人，分手两別。正是：

駝羅庄客回家去，八戒开山过衛来。三藏心誠神力拥，悟空法显怪魔衰。

千年稀柿今朝淨，七絕衛衛此日开。六欲尘情皆剪絕，平安无阻拜蓮台。

这去不知还有多少路程，还遇甚么妖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 朱紫國唐僧論前世 孫行者施為三折肱

善正萬緣收，名譽傳揚四部洲。智慧光明登彼岸，颺颺飄飄云生天際頭。
諸佛共相酬，永住瑤台万万秋。打破人間蝴蝶夢，休休滌淨尘氛不惹愁。

話表三藏师徒，洗污秽之衡衢，上遙道之道路，光陰迅速，又值炎天。正是：

海榴舒錦彈，荷葉綻青盤。兩路綠楊藏乳燕，行人避暑扇搖紈。

進前行處，忽見有一城池相近。三藏勒馬叫：『徒弟們，你看那是甚么去处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原來不識字，亏你怎么領唐王旨意离朝也！』三藏道：『我自幼為僧，千經萬典皆通，怎么說我不識字？』行者道：『既識字，怎么那城头上杏黃旗，明書三個大字，就不認得，却問是甚去处何也？』三藏喝道：『這潑猴胡說！那旗被風吹得亂擺，縱有字也看不明白！』行者道：『老孫偏怎看見？』八戒、沙僧道：『師父，莫听师兄搗鬼。這般遙望，城池尚不明白，如何就見是甚字号？』行者道：『却不是「朱紫國」三字？』三藏道：『朱紫國必是西邦王位，却要倒換关文。』行者道：『不消讲了。』

不多時，至城門下馬，過橋，入進三层門里，真个好个皇州！但見：

門樓高聳，垛迭齊排。周圍活水通流，南北高山相對。六街三市貨資多，万户千家生意盛。果然是个帝王都会处，天府大京城。絕域梯航至，遐方玉帛盈。形胜連山远，

宮垣接汉清。三关严鎖钥，万古乐升平。

师徒們在那大街市上行時，但見人物軒昂，衣冠齊整，言語清朗，真不亚大唐世界。那两边做买卖的，忽見猪八戒相貌丑陋，沙和尚面黑身長，孫行者臉毛額廓，丟了买卖，都來爭看。三藏只叫：『不要撞禍！低着頭走！』八戒遵依，把个蓮蓬嘴揣在怀里，沙僧不敢仰視，惟行者东張西望，緊隨唐僧左右。那些人知事的，看看儿就回去了。有那游手好閑的，并那頑童們，哄哄笑笑，都上前拋瓦丟磚，与八戒作戏。唐僧捏着一把汗，只教：『莫要生事！』那呆子不敢抬頭。

不多時，轉過隅頭，忽見一座門牆，上有『会同館』三字。唐僧道：『徒弟，我們進這衙門去也。』行者道：『進去怎的？』唐僧道：『会同館乃天下通會通同之所，我們也打攪得。且到里面歇下。待我見駕，倒換了关文，再趕出城走路。』八戒聞言，掣出嘴來，把那些隨着的人，說倒了數十個。他上前道：『師父說的是。我們且到里边藏下，免得這伙烏人噪嚷。』遂進館去。那些人方漸漸而退。